

物质和绝对实体概念的思想史渊源

(尚文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摘要】由于在信仰情感中，无限只能是上帝的属性，即使我们无法找到宇宙的界限，宇宙也只能是有限的。这是基督教神学家尼古拉对宇宙有限性的根本论证。由于抛掉了信仰前提，布鲁诺完全在理性推论的意义下反驳宇宙有限论，从而严格地论证了宇宙本原，即绝对实体概念的无限性，也确立了物质概念的实体性，并将绝对理性原则作为最高原则确立起来。这些思想要素直接进入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的思想体系，从而可以说，如果要理解近代哲学，我们需要回到尼古拉与布鲁诺的这段经典争辩。

【关键字】可能性 物质 宇宙本原 实体 理性

由于受马克思的影响，物质（matter）这个概念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词汇。我们是如此“熟悉”物质，以至于在普通人的观念中，以物质概念贯穿理解整个西方思想史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但遗憾的是，物质这个概念只是近代思想的产物。而在我的阅读范围中，中国学界一般将这个概念追溯到笛卡尔那里，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物质-精神”二元论。我们知道，笛卡尔的主体性思维代表了近代思想的开端，而任何的思想，哪怕是开端性思想，离开了它所依靠的思想传统都是无法想象的。同样，作为笛卡尔思想核心原则的二元论中的物质概念也有其思想渊源。

大致说来，在希腊和基督教思想背景中，matter（质料）这个字可以在两个方面得到界定：可能性和基质。但是无论哪个方面，它都是与现实性相对的，即：与取得某种存在相对，质料尚未获得存在。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质料含义的matter与作为物质含义的matter的差异是巨大的，前者尚不具有存在的意义，而后者却是无限的实体性存在。一个概念的内涵发生如此大的剧变，这在思想史上如何可能呢？这种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在思想史上的澄清必将增进我们对思想本身演变的理解。

我们会看到，布鲁诺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与前人仅仅从可能性分析质料不同，他对matter的深入追索建立在将可能性和现实性纳为一体绝对者意义之上。这样，他第一次将matter这个词追索到绝对的实体，即“太一”之中，而使得matter有实体意义，从而将其翻译为物质是确切的。通过追索思想史，我们发现，将可能性与现实性纳为一体要依赖于对作为绝对者的上帝概念的理解。这导致我们不得不先回溯到尼古拉的相关讨论以使我们的分析有根有据。

一、尼古拉论绝对可能性与质料

宇宙与上帝的关系是尼古拉和布鲁诺思想的一项重要主题。也正是借助于对宇宙问题的思考，理清作为可能性的质料与作为现实性存在的存在物成为思想需要面对的任务。我们看到，在切入对质料的研究之前，尼古拉首先批评了有可能将质料的可能性当做绝对可能性的思想。

“我们的理由是这样的，在可能的东西中，没有东西可以比绝对可能性更少

可能性。因为，甚至就著作家们所承认的来说，它也已最接近非存在了。那么我们会在能够分别具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事物中达到一个极小和一个极大了，这是荒谬的。因此，绝对可能性在上帝中就是上帝，而且在上帝之外，就不能有绝对可能性的问题”¹。在尼古拉看来，绝对可能性是作为极小而存在的。因为所谓绝对可能性就是作为纯粹的可能性，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比其更少可能性。因而它是作为一种绝对的极限存在。按照尼古拉的界定，只有在上帝那里，极大与极小是作为一体存在、是同义的²。因而绝对可能性也就只能存在于上帝之中，并且作为上帝而存在。这样，绝对可能性与绝对现实性就是同义的。上帝作为无限的现实存在，“也就是绝对的永恒，是存在之全部可能性的现实化，而这是不能从可能性中产生的”³。也就是说，在上帝那里，可能性与现实性是一致的，凡是作为可能性存在的东西同时也是现实的，因而他是全部可能性的现实化。既然质料被界定为可能性，那就只能是可能性而非现实性，那么作为可能性的质料就必然不能与绝对可能性相互混淆。按照这种界定，尼古拉分析了上帝与宇宙和质料的关系。后面，我们会看到布鲁诺也沿着这条思路思考太一问题，并将之等同于宇宙，并进一步分析太一、宇宙和物质的关系。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那种不同于绝对可能性的有限可能性呢？在尼古拉看来，可能性具有一种天然的倾向，那就是取得现实化而成为现实性的存在，这首要地要依赖于“行动”。既然一切存在者都来源于上帝，那么上帝必然是行动的最终根源。但是，尽管可能性行动受到行动的限制，它的有限性却只能来自于自身。因为上帝的行动本是无限的，但他的行动缘何只造就一个有限的世界呢？这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那除了行动，我们如何理解可能性的有限性呢？尼古拉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第一存在者没有产生出一个整个儿地、单纯地是绝对的行动的存在物⁴，即：除上帝之外，任何存在者都有潜在性存在，他们总是他们自身所是、而又总不是其自身所不是。严格讲来，这个论证将思想的对象和经验的对象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尽管事实上存在这么一个潜能与现实不断流转的世界，但思想毕竟可以理解一个作为上帝的世界，即上帝将自身的可能性、现实性和行动完全展示为一个世界，而其自身就作为这个世界而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布鲁诺以及后续的形而上学家们就是沿着这个推论走下去的。尼古拉并未证明如此思想有什么不妥当之处。其次，在尼古拉看来，如果事物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任何事物就不能有合理的解释了，就像伊壁鸠鲁所主张的那样，一切事物都是出于机遇⁵。也就是说，如果可能性是无限的，那一个事物就是一切事物、一切事物就会是一个事物，那么一个事物成为这一个的事物的理由就根本不存在了。因而，一个事物成为这一个事物就仅仅出于机遇和偶然。相反，如果可能性是有限的，那么事物成为其自身就有其依据。但是问题就在于，尼古拉一再声称上帝在任何一个事物之中，那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呢？尼古拉只能说是“神秘”的⁶。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想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当然，对于尼古拉来说，这个思想困境并不存在，因为在信仰情感中，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完全用理智来说明。

按照以上两个论证，尼古拉推论到，“由于上帝是无限的，因而他本来能把世界创造成无限的；然而，由于可能性必然是有限的，而它的天然倾向既不是完

¹ 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问的无知》，尹大贻 朱新民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1页。

² 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问的无知》，第8页。

³ 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问的无知》，第65页。

⁴ 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问的无知》，第91页。

⁵ 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问的无知》，第92页。

⁶ 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问的无知》，第65-70页。

全绝对的，也不是无限的，这个世界，由于它的可能的存在，就不能是现实地无限的，不能大于它之所是”⁷。我们看到，上帝及其无限是尼古拉一切推论的前提⁸，毫无疑问，这是在信仰情感中揭示出来的。与之相对，作为质料的可能性必然是有限的，因而对于依赖于质料和形式的宇宙，尽管我们无法在经验中指出其限度，但就其存在而言，它必然是有限的。

但是无论如何，一方面，尼古拉对可能性的有限性的论证参杂了经验因素；另一方面即使承认这个论证，如果完全按照理智分析，他也依旧面临“神秘”性的困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思想进一步进展的契机，即：如果拿掉这个论证的经验因素，我们就可以在质料的意义上设想绝对可能性，而那绝对可能性所展开的现实性存在就成为质料的根据。进一步，宇宙的无限就更合乎思想本身。我们看到，布鲁诺就是沿着这一点深入地走下去的。

二、布鲁诺论宇宙与物质

我们看到，布鲁诺还是在“可能性”和“基质”的意义上处理“matter”这个字，但是内涵已经与尼古拉有了很大的差异。布鲁诺完全抛弃了尼古拉所谓的质料的有限可能性，即：对于 matter 而言，根本不存在受限制的可能性，相反，所有的可能性都是绝对的可能性⁹。“这样，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它存在着’而不可说‘它能够存在’了。……所以，只要一有了作、产生、创造的可能性，总也有被作、被产生、被创造的可能性。……因为，绝对的可能性，——由于它，才可能有现实中存在着的诸事物——既不早于现实，也不稍晚于现实。此外，存在的可能性跟现实中的存在是同时有的，它并不先行于后者”¹⁰。在这段话里，布鲁诺区分了 matter 的两层含义。首先，如果按照传统界定，matter 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具有现实性的含义，那么，在布鲁诺看来，这种 matter 的意义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有了创造的可能性，它就总会被造出来，而具有现实性。这样的话，所谓作为可能性的 matter 就仅仅是一种逻辑式的抽象，现实存在的是 matter 的可能性所取得的现实存在。其次，与这种可能性相对，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其现实存在只能以具体物的形式而存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等同于现实性，因为它所要取得的现实存在只能是一种存在，而不能是其他种存在，因而它的存在是被限制的，而不是绝对的现实。按照这样两种含义，“任何可能性和现实，在本原中仿佛是卷缩着的，结合在一起的、单一的，而在其他的事物中，则是展开的、扩散的、增殖了的”¹¹。

按照布鲁诺的这种说法，matter 的含义就发生了分裂：**在本原中**（即作为可能性与现实性一体的绝对可能性的存在意义）的存在意义和在具体事物中的存在意义。在本原中，它是绝对的可能性，它潜在地（卷缩着）是一切事物，并且由于只有在概念上它才与现实相区分，它直接就获得了一切事物的存在。而在具体事物中，它不是它所可能是一切，由于存在种种差异、形式、特点，它只具有一种有限性的存在而成为绝对可能性的影子。我们已经看到，尼古拉反对质料的绝对无限性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经验存在的有限性。面对尼古拉的论证，布鲁诺

⁷ 库萨的尼古拉：《论有学问的无知》，第 92 页。

⁸ 在《可能性视角中的近代无限观变迁》一文中，我详尽分析了在信仰情感中这是如何发生的。文章已经提交给《世界哲学》。

⁹ 我们会在下一部分详细论证布鲁诺直接将可能性与现实性相等同的理由。

¹⁰ 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汤侠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 82-83 页。

¹¹ 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 84 页。

干脆将思想与经验做了彻底的分离：即使经验中的现实存在都是受限制的，但思想依旧可以断言这种受限的经验存在的根据自身是无限的。这种断言的依据何在呢？理性。对于布鲁诺来说，与对经验性事物的认识不同，理性是另一种认识事物的方式，并且认识无限只能采取理性的方式。我会在下一部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先进一步分析 **matter**，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宇宙的含义。

布鲁诺将作为 **matter** 根据的本原称为宇宙：“宇宙是个宏伟的肖像，是个独一无二的自然，借助于全部物质的种、主要本原和总和，它也是它所可能是的一切，既不能给它增添什么，也不能从它拿去任一形式……宇宙按照在个体中展开、扩散和被区别的方式，是它所可能是的一切。它的本原则是以单一和不可区分的方式存在的，因为，一切是一切、是同一个东西，极其简单，没有任何差异和不同”¹²。我们首先分析宇宙的这种存在。因为质料的可能性是受到限定的，尼古拉认为宇宙的存在是有限的，尽管我们无法在经验中指出它的限度究竟在哪里。而对于布鲁诺来说，既然 **matter** 是绝对的可能性，它的存在就是不受任何限定的，而由之取得的现实存在整体就必然是获得了全部存在，从而，宇宙必然是无限的。它是它所可能是的一切，我们不能通过任何途径给它增添、或拿去任何其他什么。由于这种本原所具有的绝对性，“（它）是一切可能性的可能性，一切现实的现实，一切生命的生命，一切灵魂的灵魂，整个存在的存在。因此，有一句崇高的箴言启示说：是那自有永有的打发我来的；是那自有永有的这样说的”¹³。毫无疑问，当布鲁诺这样陈述宇宙本原的属性时，他已经把宇宙本原和上帝相等同了。在这部著作的第五篇对话中，它用了大量形而上学式的语言描述这种宇宙本原的绝对性¹⁴。而对于尼古拉来说，这些同样的话只能用来陈述上帝。我们看到，布鲁诺完全将上帝的存在拉到宇宙之中，而且正是在宇宙中，上帝展示了他的全部存在。这是因为宇宙再也不能被增添，或减少任何什么，它的全部可能性就是它的全部现实性，这只能是上帝概念所能包含的东西。

在对宇宙的这种理解中，**matter** 的含义就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尽管在宇宙本原中，我们无法区分它的可能性存在方式和现实性存在方式，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切的现实性，但是按照逻辑划分、以及现实经验内容，我们依然可以认识性地理解可能性和现实性各自的意义。因而，尽管在“（宇宙本原）之中已经不再有物质本原与形式本原之分，……沿着这个大自然的阶梯走下去，我们可以发现双重的实体——一是精神实体，一是有形实体，但最后二者还是归于一个存在、一个根源的”¹⁵。所以，宇宙所具有的的双重实体只是我们认识的结果。尽管只是认识的结果，两种存在还是被赋予实体的意义。这是因为既然宇宙本原的存在是可能性与现实性一体的存在，那么，无论沿着可能性、还是沿着现实性，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整体，即：如果在可能性的意义上看待宇宙实体，现实性是包含其中的；而如果沿着现实性的意义看待宇宙实体，可能性同样是包含其中的。因而，在任何一个方向上，它们都是宇宙作为整全的实体而存在的。如此，传统思想中的作为可能性的 **matter**，以及作为现实性的形式、或精神，都获得了整全的实体意义。也就是说，之所以存在两种言说绝对实体的方式，是因为我们看的方向不同，而通过任何一种看的方式，我们看到的都是整全的绝对实体。因而，在认识中，它们分别也是作为实体存在的，通过任何一方看到的都是整全的本原性存在。

¹² 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 84 页。

¹³ 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 86 页。

¹⁴ 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 115-125 页。

¹⁵ 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 88 页。

正因为 matter 具有了实体的意义，它就不再仅仅作为虚无¹⁶、或纯粹可能性而存在。为了与传统思想相区分，布鲁诺文本中的 matter 就不能再被译作“质料”了，而应该译为物质，即：它不再是没有现实存在意义的纯粹可能性，相反，它获得了自身作为自身的存在意义，它有其自身的本质。这样，沿着这种获得自身现实存在的物质概念，我们就有了两种考察物质的方式，“在永恒的事物中，物质总是被肯定为具有单一的现实形式的单一东西，而在变异的事物中，物质总是包含着或者一个、或者另一个现实形式：第一，物质一下子、永远地、和同时地占有它所可能占有的一切，并且是它所可能是的一切，但是，第二，物质又是多次地、在不同的时间、按一定的顺序占有它所可能占有的一切”¹⁷。尽管如此，布鲁诺一再强调，这只是考察物质概念的两种方式而已，本质来说，只存在一种物质概念。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一方归结于有形体存在¹⁸、而另一方被归结为无形体存在。这就好比，当我们在类的意义上看待狮子和人时，它们并无差异；但当我们在种的意义上审视二者时，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产生了¹⁹。因而，正是在无形体的物质意义下，有形体差异性的物质意义才是可能的，正是在不具有形体规定的意义下，它可以具有任何量的形体规定²⁰。因而，正如宇宙本原的存在具有一个阶梯一样，当我们采取物质的观点看待本原时，物质本原也存在一个阶梯。同样地，当我们采取形式的观点看待本原时，宇宙本原呈现出同样的阶梯，这是此著作第三篇对话的主题²¹。

在尼古拉那里我们看到，由于思想无法理解一个与无限的上帝相对峙的无限宇宙，即使思想并没有正当的理由拒绝宇宙的无限性（按照我们的分析，那两个理由真正说来是不成立的），人们还是在信仰中接受了无限的上帝和有限的宇宙。而在布鲁诺那里，思想完全接受了无限的宇宙，甚至宇宙的无限本身就是上帝无限的展示方式。而一旦思想达到这种观点，就认识方式来看的物质与形式也就取得了无限的存在意义，因而它们同样可以被称为实体。这种抛开基督教信仰，而仅仅在思想中理解物质、形式和宇宙的无限意义，或实体意义的思想方式对思想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在后续的思想中，绝对实体、物质、精神等概念成为主导性的，在本文最后一部分我会对此展开论述。但是现在，依然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布鲁诺还是仅仅在信仰的意义下谈论宇宙的无限，那么，根本说来，他并不比尼古拉走的更远，那他的思想也就不具有近现代以来思想所具有的意义。因而，这里我们需要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布鲁诺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思考宇宙的无限问题？在我看来，只有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布鲁诺思想所

¹⁶ 这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看法。普罗提诺曾经就质料作为虚无的意义大加阐释，并且这种阐释深深地影响了尼古拉，在讨论宇宙中的具体存在时，尼古拉与普罗提诺的论证极其相似。参见普罗提诺：《九章集》（上），石敏敏译，2009年版，第137-138页。

¹⁷ 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102页。

¹⁸ 按照传统思想，形体的“量”之规定正是形式性的规定，而由量规定所带来的差异性也是形式规定的表现。而在布鲁诺看来，这种质料与形式的划分是根本不合适的。无论从物质角度看、还是从形式的角度看，我们看到的都是本原的整全存在，即本质上，它是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体。因而，量、差异等形式问题同样呈现在物质中；而有形的存在也必然呈现在形式中。

¹⁹ 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102页。

²⁰ 我们看到，布鲁诺的论证带有类比的意味，同时也带有很强的思辨意味。康德以另外一种方式说明了这一点。一切有着诸般量规定的存在都是一种经验中的关联存在，正是在经验的比较中，一个事物或长、或短、或长短几何；但是这些具体规定由以可能的前提是它可以抽离出经验性的规定，而具有一种既不是长、也不是短、也不是长短多少的纯粹量的规定，或者说绝对的先验性规定，康德将之称为是先验概念。正是因为一物先验地被概念把握，它才能在经验中展开各种关联。这是《纯粹理性批判》概念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²¹ 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55-80页。

具有的思想史意义。

三、布鲁诺论理性与无限

如同我们在尼古拉那里看到的，对于正统基督教神学来说，无限只能是信仰中呈现的上帝的属性。也正因为无限只能在对上帝的信仰中才能被言说，宇宙的无限就是不可能的。沿着这条思想线索，只有拿掉信仰前提，从而确立另外一种立论出发点，布鲁诺才可能论证宇宙的无限。我们看到，布鲁诺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讨论“无限宇宙与诸世界”的第一篇对话开篇，布鲁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宇宙怎么是无限的？我们究竟通过什么认识宇宙的无限？“并非感觉发现无限；不能要求从感觉中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无限不能成为感觉的对象……理性适宜判断，也适宜解释因时间和距离而分离并感觉不到的事物。这就够了，理性比感觉提供的证据更充分、更强大和无可辨别。……（感觉）只用来激起理性，用以说明、指出并证实部分，而不能证实整体，更不能用于判断”²²。布鲁诺首先排除了通过感觉认识无限的方式，感觉既不能肯定宇宙的无限、也不能否认宇宙的无限，它只能给理性提供材料并激起理性自身的判断和解释功能。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尼古拉曾经试图通过感觉经验论证宇宙的有限，布鲁诺则根本性地将这条路堵死。他将论证无限的任务完全放在理性上面，而在策略上，他首先批评宇宙有限论的困境。

如果承认宇宙是有限的，那么，我们要问它的界限之外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作为无的虚空，也有人说是一种神性物质。“如果你说世界之外是一种知性和神性的本体，从而上帝来做万物的地点，你同样非常窘迫，因为想要让我们理解一种无形的、不可理解并不具有维度的东西可以做具有维度的东西的地点……要知道神性不是用来填补虚空的，从而神性没有理由以任何方式终结物体；因为人们称作终结的一切，或是外在的形式，或是包容的物体。无论如何，我想要说，你会被视为对普遍神性抱有偏见的人”²³。在布鲁诺看来，如果将神性看作万物的终结点，就会面临以下严重问题。首先这是理智无法理解的，我们无法理解不具有维度的神性存在如何能够终结具有维度的事物的存在；其次即使不具有维度的神性能够终结事物，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个无限丰盈的万物世界岂不更好吗？难道上帝妒忌世界的丰盈？其次，将神性拉到有形的存在领域，或许本身就是对神性的限制和降低。因而，无论出于任何理由，神性都不应该是万物的终结。而如果认为虚空是万物的界限，这同样是不合乎思想的。

“因为哪里是‘无’，那里就没有差异；哪里没有差异，那里就没有能力大小之分；哪里没有任何东西，那里可能也缺乏才能”²⁴。因为差异性，事物之间才能够被区分出来，没有差异就没有区分。因为缺少任何东西，虚空是不具有内部差异性的，所以也没有任何区分，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一种缺乏任何差异性、没有任何存在意义的虚空呢？并且要用虚空来终结万物，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完全的缺乏，怎么有能力将万物与自己相区分呢？真正说来，这是完全不能被理解的。再说，“虚空没有任何接纳世界的的能力，从而更不应有拒绝一个世界的才能”，虚空怎能拒绝世界的进入呢？

²² 布鲁诺：《论无限、宇宙和诸世界》，田时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5页。

²³ 布鲁诺：《论无限、宇宙和诸世界》，第56页。

²⁴ 布鲁诺：《论无限、宇宙和诸世界》，第58页。

所以，与其设想一个有限的宇宙被神性，或虚空所阻隔，不如一个无限的宇宙更合乎思想，更容易被思想所理解。从而，“鉴于这个空间能够并且必然完美以包容这个宇宙天体，正如你说，那么全部其他空间绝不可能不如此完美”²⁵。让我们细致分析布鲁诺的这个论证。此论证的大前提是这个空间能够、并完美地包容这个宇宙天体；小前提隐含在上文中，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它：存在其他空间，且接纳了物体的空间才是完美的（完美即是合理的，因为虚空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布鲁诺给出的结论是：其他全部空间**绝不可能不完美**。从“存在一个完美的对象，也有可能存在其他完美的对象（它们的存在是合理的）”，到“完美的对象必然是存在的”，这个推论是如何可能的呢？我们可以更简洁地描述布鲁诺的论证：完美的东西可能存在，则完美的东西必然存在；合乎理性的东西可能存在，则合乎理性的东西必然存在。按照这个推论逻辑，我们说因为以虚空和神性限制宇宙是不合理的，那么宇宙必然不被它们所限制，因而宇宙必然是无限的。或者说，因为无限的宇宙更加合乎思想的规定，那么，宇宙必然是无限的。布鲁诺以更加明确的方式陈述了这个命题，“但为什么这样呢？可能存在？可能拥有？因此存在？因此拥有？——（如果你愿意坦率地承认）我将加以说明，你说可能存在，就应当存在，并且就存在”²⁶。

我们看到，布鲁诺立论的立足点完全不同于尼古拉。在后者那里，因为在信仰中只接受上帝是无限的，又由于存在两个无限者是矛盾的，那么，其他一切必定不是无限的。而对于布鲁诺来说，因为按照理性推论，有限的宇宙是不合乎思想规定的，那么，宇宙就必然是无限的。如果说上帝也是无限的，那就只能按照理性的推论再说明宇宙与上帝的关系。所以，在布鲁诺那里，理性取代信仰成为最高的原则。因而，可以说，他在之前的著作中所建立的无限宇宙和物质理论由以可能的基础不在于信仰，而是理性。并且，为了彻底杜绝滥用上帝的意志来反对理性，布鲁诺也将上帝的意志完全理性化：“如果上帝能创造一个有限世界，同样能创造无数个无限、无垠的世界。鉴于其必然行动，因为行动起因于那一意志，而意志又恒久不变，甚至就是不变性本身，所以意志就是必然性；从而，实际上自由、意志、必然性是一码事，此外，行动和愿望、可能性和存在也一样”²⁷。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得到彻底自觉的理性化思想方式。既往思想中的上帝的超越性自由、上帝那超理性的意志统统不见了踪影，剩下的只有绝对的理性。所以说这种理性是绝对的，是因为除它之外再也没有任何非理性的东西与之对峙，自由、必然、意志、存在等统统是理性展示自身的方式。从此，这种获得自觉的绝对理性开始试图将一切内容纳入其中，与此同时，它也开启了驱逐上帝的历程。在我看来，这是思想史的一个关键时刻。此后不久，这套思想获得全面的展开和推进，而那些经典人物都是我们所熟知的。

让我们重新审视布鲁诺对宇宙本原和物质的论证。现在，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缘何他坚持将可能性与现实性做统一性的理解，这是有理性依据的。任何在理性范围内可能的存在必然已经取得了现实的存在，任何现实的存在都有其取得存在的充足理由²⁸。因而，不存在与现实性相分离的单纯可能性问题。既然没有

²⁵ 布鲁诺：《论无限、宇宙和诸世界》，第 60 页。

²⁶ 布鲁诺：《论无限、宇宙和诸世界》，第 60 页。

²⁷ 布鲁诺：《论无限、宇宙和诸世界》，第 68-69 页。

²⁸ 科瓦雷把这一理性原则称为“丰盈原则”（the principle of Plenitude）。一个世纪以后，莱布尼茨将这一原则发展为充足理由律（the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科瓦雷认为这一原则和理性原则是布鲁诺的重要思想贡献。Alexander Koyre,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By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18, Md. 1957, P44.

任何理由证明可能性是受到限制的，那所有包含在其中的东西就必然全部取得现实性，那么，那个宇宙本原就必定不是受限制的，因而必定是无限的。既然按照理性，可能性与现实性是统一的，如果认识采纳作为可能性的物质的观点来审视宇宙本原的话，物质同时就是整全的存在，因而物质是作为实体而存在的。我们看到，这所有论证的基点都在于理性，理性成为最高的论证原则。

四、思想的进一步进展和结论

在后续的思想进展中，我们看到布鲁诺所把握的内容很快就被完全消化掉。笛卡尔将那两种认识绝对实体的路径分别称为物质和精神，并同样将之论断为实体²⁹。如果抛开对上帝的论述，两种实体的观点是笛卡尔思想最后的观点，我们一般将之称为“二元论”。但需要指出的是，二元论由以可能的前提是绝对实体概念，正是因为它们可能的前提是绝对实体，它们才可能被称为实体。最终，斯宾诺莎将这一点揭示出来，绝对实体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拱顶石³⁰。

与布鲁诺不同的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是从自我意识的角度切入的，即自我意识的原则开始取代理性原则成为一切论证的起点，这要归因于近代以来的科学和认识论发展。这是形式方面的差异。但是在实际内容方面，布鲁诺确定的绝对理性原则依然是有效的。我们看到自由、必然和意志、存在等内容在新哲学体系中依然是理性自身的展示³¹，但却以一种外在的方式是自我意识的，即：斯宾诺莎尚未将自我意识论证为绝对理性。下一步思想的任务就是要把自我意识本身把握为绝对理性，并且将自我意识所包含的一切内容展示出来，而真正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因而终结了整个近代哲学讨论的是德国古典哲学。

按照上面简单的勾画，我们看到布鲁诺思想的整体意义。若要深入理解宇宙本原（绝对实体）、物质和形式实体、理性原则这些思想原则的意义，我们只能重新回到布鲁诺和基督教神学。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到这些思想原则由以可能的思想前提，即：如何在与基督教神学的争辩中，近代理性哲学才得以形成并壮大，以至于到最后，理性哲学将整个基督教大厦推翻在地。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思想原则是在基督教神学中孕育出来的。

²⁹ 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26页。

³⁰ 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在“论神”的名下论证此绝对实体。在后面的内容中，他又将人的心灵、自由、情感等纳入到绝对实体的体系之下，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参见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一部分。

³¹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界说一、三、七等。在论述人的存在时，尽管斯宾诺莎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人有自由这种说法，但按照斯宾诺莎的论证理路，这只是因为人未曾按照自身的本性生活，而一旦他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必然性，他就是自由的。因而“自由就在于对必然的认识”。可参见黄裕生：《论斯宾诺莎的‘实体’说与‘人的目的性存在’思想》，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7月。